

基

督

傳

上海廣學會再版

232
A22

民國十一年再版

基督傳

定價大洋三角五分

原著者聶格理

譯述者季理斐

必究

翻印

刊行者廣學會

上海北四川路一百四十三號

基督傳敍

原著者 英國聶格理 譯述者 英國季理斐

無論何等宗教。論者非但問其文字之若何。當於其理之真僞若何。合乎哲學格致否。一一考之。而最要之間題。則莫如問其教之何以有助於人。且於人之靈魂所欠缺。無不稱量而補足之。基督教之理。真實可憑。乃正如是。且於最新之哲學格致家言。亦不相悖。

謂上萬物由變化而來名之曰天演其理不過上帝以何法創造天地萬物及其次序耳

以余觀之。其最爲握要之據。卽基督教於人之

情欲志願良心。凡爲上帝所賦與者。皆能扶助而感動之。使情欲無不化。志願無不正。良心無不著。此其效驗。非他教得與相提並論也。蓋基督教爲上帝所立。而斯人賦秉之性。亦上帝所與。二者本出一源。宜其相合。若符節然。故世人無論智愚賢不肖。苟欲率性於道。莫不需教相助矣。而更有最相需者。咸知古往今來。人必有死。恰如蜉蝣一世。因是欲圖來生之幸福。然欲圖來生之幸福。舍基督教莫由。惟信奉基督教者。今生來生。皆有確實可憑之端。能得無限之平安焉。此宗教超乎凡人智識之上。斷非世之聖人所立之教可比。蓋由上帝鴻恩恤我下民。故特遣基督降世。普救世人而立之教也。世之人欲棄惡從善。而不得其門。

吾將告之曰。爾心所求不遂。爾不得其道耳。欲遂爾願。必惟基督是賴。已而驗諸過來人。皆能爲彼左證。曰。是誠不謬。我心常有所需。基督教能與我焉。夫與人心最有密切之關係者。卽高高在上鑒觀吾心之上帝。若人徒恃己之能力。必無幾而易盡。值萬物環圍我前。以難我。我必無以應付之。惟有在上之上帝。我能仰求之。則其應不窮矣。

凡人自覺必有一神爲之主宰。但不知其神果爲誰。乃捏造多神以紛之。余甚憐焉。明明彼心中仰望一神。如飢渴之求飲食。何用旁騖他途爲。揆諸上帝造人。彝秉之性。皆欲有友侶。有家室。且欲享用一切。能飽飫學識。皆如飢渴之求飲食。然而人尙不自足。必如飢如渴以求上帝。則安身立命。有足樂矣。問果何故。如是。蓋人之靈魂內所缺乏者。上帝是也。故得之。則心安。不得則否。正似飢渴非飲食不解。然人情常以爲缺憾者。或才力。或功名。或富貴。或事權。或學業。或欲安逸放縱。以遂其私。設一旦皆得之。試問此人之心果足乎。安乎。否乎。則仍不自滿足也。大抵人當幼時。童心未漓。視世間萬物萬事。皆足以新吾耳目。無不欣欣自樂。至成人以後。閱歷世故。乃覺此身之處世。未臻妥協者甚多。或境地不順。或冀望無獲。甚至有時寂焉寡歡。不啻鰥寡孤獨。縱環我前者。非無我之骨肉與相契之人。親我愛我。而我

心坎然。終以爲必有一更愛我者在此而不得。則惴惴焉。我之靈魂呼號。而世界萬類。皆莫之應也。德國之詩人格脫 Goethe 平生不以此種理想問題研究。其言以爲余但知讀書吟詩觀格致佳構爲樂而已。至靈魂生死來生之關係。初不解其作何語。迨年七十。始恍然有悟。致書於其友曰。某生平境遇佳勝。親友莫不慶我羨我。我今日思之。碌碌畢生。有何他幸。屈指七十年來。曾無四星期之眞樂也。我之作苦。其猶運石山巔。一脫手石又下墜。而我復運之。雖欲苟安亦不得。我之妻孥。我之戚友。非不導我爲樂。然而我終覺其不可恃。至我內懷欠缺時。彼等安能有毫末之相助哉。其言若是。可見凡人內心所不安。非人力所能安之。必有大造主宰爲之主持。人果息息相通。而後與以幸福。足以依賴焉。如是舍基督教曷由得之。

人心所缺乏。又有一端。卽欲脫離罪惡之道是也。以有窮之靈魂。而見罪於無方之上帝。其哀籲爲何如者。上文已言我心必獲有以安之而始安。而此尤過之人。莫患乎不自知其過。責知有過而能自責之。亘古以來。惟天良不昧者。輒能感免天譴。至於常人。有時不自知過者。有時亦自疑之。惟此心旋明旋滅。不能力行悔改。終陷罪惡耳。大凡人之過惡有二因。一

因不當爲而爲。一因當爲而不爲。私心憧憧。隱暗不見。一返諸平日。其愧怍正覺難容。欲彼自修。尙不能希君子之模範。遑論聖賢。此其人於倫常缺失。苟一思已往。不特有悔之已遲之憾。必且慄慄危懼。愈省察而愈覺難免。何者。內心多疚。不能掩其一隙之明也。世之有過者。不皆怙惡之徒。卽良善之人。亦輒陷之所貴能自省能悔改耳。斯意不獨一國一種之人。泰西東皆然。孔子亦屢言之。各國書籍。恆數數見。或有祭告懺悔等禮。皆足表明其改過赦罪之冀望。而欲啓自新之路。若此者。因彼等與上帝隔絕。欲此岸之達彼岸。必造舟爲梁以渡之。基督教爲渡人之橋梁。人能自省己過。自覺息息與帝謂相通矣。夫刑章國法。懸有明條。無論已。卽貪財、好色、嗜煙、酗酒、驕慢、嗔怒。及一切損人利己之行。犯者罔不爲罪。孰能纖毫不犯乎。恐執此以問。蹈之者正衆。欲以自拔。終莫脫其桎梏耳。語云。善惡到頭終有報。屆時。乃見天公平允之辦法。又或見世界受冤者。往往不得昭雪。以善人而終身屯厄。惡人而終身亨泰。幾疑天道夢夢。不知報施。然而又有一世界。則其來生是也。因是不平之事。無一一平之。顧旣有來生。吾其何法預爲之地。此所以必今生仰賴上帝。脫離其罪惡也。以上所論。非余空言。考基督聖經。皆可印證。聖經常論世人無一無罪者。常論人心所缺乏。

者不能與上帝忻合無間。常論人所飢渴者卽上帝。雖世間榮耀愉快不能解。又言世人如病入膏肓必死。死後必有善惡之審判。人心急需得救。得赦罪之法。因不赦罪。則與上帝隔絕。故最懇切之事。爲與上帝忻合。誠求助我戰勝罪惡耳。及其死後之關係。新約所講之福音。實能彌補人心之缺陷。蓋救主之力。使能獲上帝之赦罪。自能脫離罪孽之桎梏。而有永生天堂之盼望。可以視死如歸矣。因耶穌基督爲上帝之子。人見耶穌。如見上帝也。蚩蚩衆民。獲罪於天。上帝憫之。故遣救主降世。爲凡人贖罪。無異大赦恩詔。人能乘此自修。信仰救主。以邀救贖。卽歸順天父之正路。何畏死爲。蓋死者永生之門。卽中華哲學家所謂萬物方死方生是也。且救主能將新生命與其信徒。不但赦彼罪孽。脫離桎梏而已。此卽人心朝夜所宜祈禱者。此非爲一人或一國言也。乃萬國九洲人人當如是也。基督教之效驗。二千年來。已推廣至地極。各國咸蒙其庥矣。人孰不自愛乎。惟愛上帝愛基督。斯真自愛之要道也。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基督傳小引

有一問題。意旨深奧。所括廣大。無可比擬。此問題何。卽耶穌基督是也。歷代之賢愚。咸欲竭其智慮。仰鑽追求。莫不以此題爲泉之源。而斯題之價值。概可知矣。基督之言行。錄於四福音。筆法或大同小異。實事却鑿鑿可考。故或擇四福音之意旨。果成一冊。名之曰基督言行錄。意謂基督若何。視此可知也。但觀四福音所載。可剖分之。判爲內外二者。外而顯然昭著者。卽猶太之山川湖海。風土人情等類。余著斯編。不論其外。專述其內。內之所容。試分三則。一顯明耶穌基督。有神人二性。兼備於一身。二基督臨世救人。代人備受諸苦。三表明基督之言行意念。無不符合。今余錄斯編。決不能擇四福音之諸事。一一錄出。故獨覽此編。難期貫通。須先詳察四福音。即可一目了然。

一則。耶穌基督。一身兼有神人二性。夫其有人之性。真確固不待言。然其於人性之中。時露神性之光輝。如使徒約翰。於其所錄之福音曰。道成人身。居我儕中。我曾覩其光榮。約翰福音一章且其神性之光輝。尤特顯之於要事。如登山變像。復活更形。升天示衆等。莫不照耀人目。卽於素昔之言行中。時有喻意。如行一奇事後。門徒多彼此揣問。不知耶穌爲何如人。然

耶穌爲人門徒曷嘗有所疑。但每因其所見聞。致門徒信其超乎人上。其容其聲。其手所爲。每使門徒驚奇。願傾心尊奉。聆其訓誨。雖朝夕相從。仍似有無限之間隔。似乎相識。偶聞其音聲。轉瞬頓覺生疏。門徒素與同居。或覺無高下之分。乃偶有所問。卽覺其高不可攀。且示門徒知其智之無限。如迦拿之筵。造酒異乎常人。約翰第一章第十一節且愈增多。臨終時。以巾拭門徒之足。約翰誌此事曰。彼自上帝來。復由上帝去。約翰第一章第十三節其平生一面自卑。一面顯出榮耀。假我儕有充足之智。見其行。聞其聲。必覺更有一番境遇。自非庸常者可比。以人之智。視基督有若許言行。與聖人同。是誠因吾人之智識太淺。若能窺透基督之妙。乃知與世之聖賢不同。

二則。斯編論耶穌基督。乃表明其救人。必受諸苦。雖生於伯利恆。無非是上帝無始終之子。臨凡。彼降世前。已有古聖先知。預言其來意。故其來時。一心救人。以救人爲目的。始終不越乎此。試思世人有作爲者。必先經營試而後再進。日久漸達其目的。且其中屢有遷變。基督非然。自初卽有完全之目的。無少改變。常人動作。必隨時而爲。因不能逆料而周知也。惟基督所慮周詳。故其平生事。始終貫澈。且他人崛興。化育羣庶。將及功成。而大期忽臨。絕其生

命失所冀望。斯等結局。非人所能料。但基督雖遭慘酷之刑而死。彼固知其臨世專爲此死也。死之詳情。先自言之。告其徒曰。必遭人辱。被猶太人厭棄。終釘十架。馬太十六章二十一節未聞他人有預言終身事。若彼不爽毫釐者。然人每讀其預言。最易忽略。不加思索。苟或三復。始覺意味深長。諺語有之曰。無人能曉其死期。卽病在垂危。名醫亦難決言其終時。惟基督由始已窺其終於十架。歷歷在其心目中。仍坦然無或憂懼。未嘗因殘酷之十架。失其望而敗其功。反以十架爲榮耀之旗纛。立此高纛。可帥其徒大獲勝捷。彼在十架獲勝。其徒亦必賴此獲勝。

余箸斯編。顯其平生事蹟。咸具十架之像。自幼至終皆然。隱約頗可辨認。其一生趨向。望十架奔去。昔猶太曾有諺語云。真救主彌賽亞。由何地顯出。曰。卽坐於羅馬城門側。（羅馬指異邦）以布裹病者之瘡痕。侍奉癩症者。於今觀救主。其言驗矣。此可爲受苦救主之表號。三則表明基督之言行意念。無不符合。彼如何勸人。己身必如何行。未有言行不相顧者。觀其登山在園居樓時。亦能聞其與上帝無間之言。察其憂樂時所語。微彰其內性之真形。苟啓牖內窺。卽能明其內蘊極深之妙意。以其外事求之。終成一貫。他人所爲之事。終有弊端。

現露。猶如樂音。一音不合。則諸音淆亂矣。卽或貌襲爲善。不久敗露。豈能終以欺人。救主非然。其平生無隙可指。無過可尤。今日如是。明日亦如是。隨時隨地。完全無缺。四福音猶如鏡。雖鏡碎千片。但每片仍能照明基督之形。卽神人耶穌救世主也。

凡覽茲冊。而有不信者。請三思之。斯人自何而來。果何如人。豈爲著書者之虛構乎。抑爲猶太國之聖人乎。二者皆否。蓋其自稱爲上帝之子。斯言堪符其實也。

基督傳發端

夫能揭生死之隱微者。卽謂之宗教。稽洞悉宗教之先哲。應首推耶穌基督。假爾欲搜尋真道。確辯其真僞。不二法門。卽叩問耶穌可也。但耶穌已往焉得而叩問之。曰。有新約之四福音。在不啻耶穌之猶在也。古經義典。率多深奧難明。惟四福音。言淺意賅。若階級之可登。故易研求。一日。救主問其徒曰。爾言我爲誰。彼得應之曰。爾爲基督上帝之子。救主曰。爾福矣。吾卽於此磐上建吾教會。而陰府之權不能勝之。馬太十六章十以是知主徒問答之語。卽爲宗教之基礎矣。然門徒之能識耶穌。殊覺未嘗料及。又焉能以此爲基。而超乎他道之上哉。問道辨疑。師弟之常。假如道真理確。固不必問師爲誰。苟按吾人之意。推思耶穌所問之語。必曰。爾信惟一之上帝乎。或曰。爾信吾所示之道乎。苟門徒應之曰信。耶穌卽曰。吾於此磐上。建吾教會。此理人易明曉。詎知耶穌不取此。惟問爾言吾爲誰。令人驟聞之。實覺斯等語意。殊與教會毫無干涉。但按耶穌之意旨。卽以此爲宗教之基礎。故欲知其宗教者。必先知耶穌爲誰。試觀耶穌宣道誨人。迥異乎古今聖哲。特以己身爲矜式。道之總綱。若不外乎其身。亘古聖哲設教。無非講明一理。不講己身。若何。常指明一路。不敢云己身爲路。且世人

所崇尚者。卽能顯著其心之卓見。人皆崇尚之。基督非然。有求永生者。告之曰。從我。有徒求將上帝現與彼觀告之曰。見我卽見上帝。試思古來師尊敢云此乎。他人曰。吾所講者真理。耶穌曰。我卽真理。他人曰。我夢寐中似見上帝。耶穌曰。我卽上帝。他人曰。遵我示爾之道行。必獲平安。耶穌曰。我卽平安。就我者必得之。他人如執火炬以燭世。耶穌曰。我乃世之光。就我者不行於暗。由此觀之。耶穌由天降臨傳道之宗旨。卽以己身設法。能引人知己爲誰。卽盡其傳道之本分矣。自古尋求真理者。大抵心心相符。願知上天神靈。並除惡遷善之法。以致道門叢生。混淆不明。索隱行怪。庸人難窺其門。苟爾問何道極美。我語爾一解決之法。無費鑽仰之力。卽揣想基督爲誰可解。爾疑引爾由混沌之境。入光明之世。爾坐執經詳參。卽知彼爲真救主。爾言上帝不可測度。但基督現身說法。無一不可測度者。

自開闢以來。人類之至聖。吾其首推耶穌基督乎。蓋凡欲知其人之品格。必以兩端相衡。一觀其教化。如何觀感世人。二考其德能。如何清潔自守。苟以斯二者窺測耶穌基督。則知其感人之深。羣聖莫能與比。其德行純備。爲萬世第一無罪之人。嗚呼。其至聖矣。先哲嘗言。耶穌感化世人。僅三年之久。而世之聖賢相繼三千年。仍不及救主之三年。凡洞悉歷史之士。

當不河漢斯言也。茲姑不及詳載。於廣學會所譯之十八周史攬要。並自西徂東。救世教益。真道結果實證等書。已詳言之。今進論耶穌。確爲宇宙間純粹全美第一無罪之善人。且不必取他聖賢烈士與之比較。卽略察視其言行一二。已足彰其良善。其德至盛。絕無過尤。但基督爲亘古無罪之人。無玷染瑕疵。聖哲固難與之比。試思耶穌宣道直而無隱。致爲衆敵。謀搜其過。則不可得。乃誣以佞辯亂行之罪。訟於羅馬官前。論其友徒。亦證其無罪。云彼爲遠乎罪人者。見希伯來書第七章二十六節但按猶太經卷。塵世無一善者。其友皆猶太人。何故言耶穌爲至善乎。必因其所見聞者。咸真確無可辯。故不得不白其無罪耳。或云斯等言語。大抵出自其徒之口。不免過譽。何足憑信。余則應之曰。試詳參其徒述作之辭意。並無誇美其師之心。觀儒教之徒。如曾子於大學。極力崇尚仲尼。救主之徒非然。並無虛譽過獎之詞。於四福音中。載其實蹟。錄其寶訓。以此爲不可拔之確據。假如耶穌果有愆過。決難迴護。若斯之周密。吾人誦四福音所載。不待聞其徒言。其無罪。而於其言行。或公或私。其境遇。其遭逢。時而衆民互相稱頌。時而衆民彼此遠離。與友偕處。與敵共居。以至臨終。受逼迫。遭恥辱。其所言所行。無可指摘。總之。實純全獨一至聖也。或曰。新約一書。莫非其門人。以己意所揣想。憑空結

撰摹揣成形。未必真有其人。如福音中所言者。吾曰。爾憑爾之像。才能懸測一人。描其言行。寫其天真。純全若是乎。爾旣非完璧。焉能造出一太璞之完人。書福音者。未曰己身無罪。而其門人。又孰能劈空捏造。述其言而道其行哉。以是知洵非出自想像。實必真有其人。彼弟子率皆樸實。所記皆耳聞目覩。猶如畫家之寫真。肖貌摹繪。必無舛錯。由此觀之人。問耶穌爲誰。吾首應之曰。爲純潔無過者。救主雖爲卑賤貧寒之友。然世上至大至善者。仍不能與之同類。彼乃獨一無二。未有能與之匹配者。彼之分位旣若此。厥有兩端可覘其底蘊。一稽其言行。卽足顯救主所經歷與他人異。因人心有罪。救主明告之。猶如明燈。燭人之隱。人咸有罪。彼獨純潔。如有絕望之罪人就之。則其愛惜之情。猶如手足。其安慰之言辭。不曰我兄弟乎。爾所遭遇之苦況。我亦經歷。然彼於罪。實未嘗經歷也。以是知苟以罪論。彼不應與人同列。又救主與先哲聖賢善士。亦不同途。聖賢善士克己自修。必朝乾夕惕。痛悔前非。始得除惡遷善。救主平生。未嘗若此。因彼本無罪。無用貽勉自修也。尤奇異者。彼自言無罪。而更有能力。彌縫罪人之缺陷。亦不見彼之不足也。彼之降生。特爲助人。故曰。凡渴者。可就我飲。又曰。凡勞苦負重擔者。可就我。我必賜以安。聞其言呼人來就。可知彼不渴不勞。未負重擔。

他人爲迷失之羊。救主非但不爲迷失者。且爲善牧。尋求迷失諸羊。他人有玷污似患病者。救主非但己身康健。且爲良醫。他人之性命。業已失喪。救主之性命。在己掌握中。且能捨去爲贖罪人之價值。他人爲罪人。彼爲罪人之救主。

或云。耶穌降生至今二千年矣。彼與我今世之人曷相關乎。曰。試考鑑史。歷代之先哲聖賢。遺訓猶存。我誦其詩讀其書。足以增智益慧。然我披覽四福音。非但增益智慧。且使我良心受感。初則令我欲求知耶穌爲誰。終也。引我知己身爲誰。且自然使我寸衷發動。因己之過惡。判決兩可。或愛或惡。或信從。或捨棄。二者必從其一。救主既有若斯之奇異能力。激發人之天良。使人擇善而從。或有依違兩可者。必決其游移。蓋亘古來。因善惡對壘。二途反對。終必有所歸依。或擇耶穌而從之。必使我心自覺善惡勢不相立。自我讀福音書後。更知不能依違兩可。我何適從。果從耶穌乎。從耶穌者。視耶穌於我。與歷史中之先哲古聖迥異。我視彼爲聖哲。我視此爲良心之主宰。由此觀之。耶穌非但載於史策。且居於我良心中。故爾讀聖經。上載救主之事。不可閉爾天良。宜以天良默會其理。終必聞爾之天良呼爾。指爾去向。假爾順從。必然得救。苟不順從。仍必喪亡也。